

交 趾 陶 與 我

●陳秋美●

我未曾想過我會從事交趾陶創作。其實我是抱著好奇的心去學手拉旺。因為我非常嚮往有朝一日能擁有自己捏製的瓶瓶罐罐，因此在民國82年暑假參加嘉義縣政府在鹿草國中舉辦南部八縣市陶藝研習營。一心想學手拉坯，那里知道拉了一整天的手拉坯，弄得一身泥，就是無法拉出形狀來，這時鹿草國中的林老師告訴我：「手拉坯不是學一兩天即可拉起來的，你是學設計的，為什麼不去做交趾陶？嘉義最有名的傳統陶藝便是交趾陶。」交趾陶？我從未聽過，我異常驚訝，在嘉義住了十幾年，竟然不知道什麼是交趾陶。在好奇心驅使下到隔壁教室去看個究竟，此時一整班的學員大致已捏至完成階段，繞了一圈，我把看到的疑問提出來問老師。那時老師正拿著一件完成的仕女半立體作品當教材，脖子特別長。老師解釋早期交趾陶是安放在寺廟的高牆上，拉長脖子是為了讓人從廟宇下往上看時，能看清楚站立在廟頂的仕女的頭。我恍然大悟，同時央求老師將仕女借回家試作，我想以找教紙黏土的經驗及功力，來捏陶土，應能駕輕就熟。做完後也很得意的交件，奈何陰乾後竟然斷裂成好幾

段，原來陶土和紙黏土之性質仍有很大差異性。之後我非常努力的做，但是仍然常常面臨斷裂的命運，也著實考驗我的毅力。

同年十月參加嘉義市文化中心交趾陶研習班，我的第一件正式燒製的「祥獅」作品(照片一)便是那時產生的。為了知道獅子爬臥在地上的姿態，我央求小兒子趴在地上，手腳各據前後，展現欲撲向前的雄姿，讓我揣摩姿態；為了獅子身上的刷毛，也弄得焦頭爛額，沒有適當工具，也談不上技巧，所以做得很辛苦，它的樣子也很奇怪，但讓我嚐到陶土的特有性質。第二件作品是「綿羊」(照片二)。交趾陶的成品甚少有羊，而且我作的羊又是澳洲綿羊，不少人好奇問我這組綿羊在澳洲買的嗎？初期不知道要做什麼題材，適時一位朋友送我一罐綿羊乳液，罐上有綿羊照片，覺得很討喜，便以此作了一對。之後發現它們人□單薄，遂多做幾隻小羊，組成一個小家庭。

為了找題材，並拓展對交趾陶的認識與見聞，與先生走訪各地有交趾陶裝飾的廟宇，進行拍攝及收集有關交趾陶的資料。當朋友知道我在學做交趾陶時，很熱心的介紹彩泥專家陳



(一) 祥獅



(二) 綿羊

志弘先生和我認識(陳先生早期從事交趾陶創作)，他非常熱誠的給我們一個資訊—嘉義的交趾陶界有意成立一個交趾陶協會，將開籌備會，他給我一張邀請卡要我蒞會，以便介紹在地的交趾陶前輩與我認識。在這個機會裡，我認識了蘇俊夫等多位專家，讓我眼界大開。曾後我找時間拜訪蘇俊夫先生(是林添木先生的得意助手)，想拜他學藝，他謙虛的說年紀大了眼力不好。第二度拜訪他時，他推說沒多餘的時間教學。席間他仍然給我不少對交趾陶的指導。這個協會召開第二次籌備會時，我有幸與高枝明先生交談，當我提及請他收我這個學生時，他很中肯的告訴我，他比較需要學徒，不收學生。

同一時期，鹿草國中陸續有交趾陶活動，我抱苦學習態度再度前往。後來索性每週去一次，趁林老師有陶藝課時，我和學生一起做。這時我對交趾陶如癡如狂，每天利用餐桌當工作桌，要開飯時沒餐桌用，話孩子們搬到客廳將就將就。其間人多做些小東西，或模仿書本現成的圖片。往往很興奮的完成一件作品之後，其下場是被學生碰斷、撞壞，心裡的不捨非筆墨能形容。這段鹿草國中的日子，接觸到蘇衛吉先生，讓我學到立體雕塑的雛型製作方法，也使我往後在雕塑立體作品方面有很好的基礎。

83年我們添購了電窯，我滿心期待以為有了窯之後，就可以實現我做陶的心願。其實是我的想法太天真，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困難。做造型對我來說不足人問題，那麼釉藥從何處得來？於是我和先生決定前往鶯歌尋找釉藥的來源。在化工原料行？我們說明來意，老闆有些譏諷的對我們說，交趾陶的釉是作者自行調配的，它足屬於藝術釉的一種，你們不是在做交趾陶嗎？怎麼會沒有釉？這下子把我們兩人又打了回來。途中，我以為走到絕路了，只有造型，沒有色彩，根本無法完成作品。我是那麼著急，也擔憂窯買下去了，不做行嗎？這時先

生安慰我，不要怕，你學設計的，造型靠你自己去突破，我學化學的，釉藥交給我好了。我不知道學設計與學化學也能做出藝術的組合，這樣的搭配讓我覺得奇妙極了，是冥冥中安排的嗎？還是天作之合！

接下來他購買不少有關釉藥書籍，用化學方程式的排列組合(塞格爾式)，列出需要的化學原料，再度前往鶯歌，同時添購鉗坩和小電窯，開始進行基礎釉藥燒煉。奈何一次次的試驗，都造成鉗坩破裂，高溫濃稠的釉藥泌泌滲出，流到整個電窯底部，產生煙氣，我嚇壞了。我告訴先生不要做了，我害怕，我想放棄。他確有越挫越勇的銳氣，若他一臉寫著堅定的神情，我不說話了。隔幾天我們去拜訪台南的陳慈雲先生(林添木的弟子，煉製釉藥有獨到之處)，請教一些釉藥燒製問題。當她知道我先生學化學，很惺惺相惜的和我先生討論其中的疑點，並拿出林添木先生的釉藥呈色試片供我們欣賞。台南回來之後，鉗坩不裂了，製作基礎釉的進展也向前邁一大步。右先生往高溫的釉藥煉製下揮汗如雨，使我感動不已。在此要特別感謝陳先生的指導。

有了基礎釉後，先生開始調色，一片片的試，不厭其煩的試。為了使顏色在同一溫度下一起發色，真足絞盡腦汁、煞費苦心。但我們之間也會有些爭執，他調出的顏色固然是辛苦產生，但是以找對色彩學的素養，我要的不是單純的紅、綠、藍、黃棕色而已，釉色的彩度及明度，都必須符合我的要求。我先生幾度以為我在刁難，明明地做出來的是綠，我卻說這種綠不能用，要他偏藍、或偏黃、或暗一些……。幾次爭執後我們達成共識，是對釉不對人，要禁得起對自己的考驗，東西才能奪得出去。往後一年多？他潛心研究釉色的開發，試片的色彩兩人共同討論，而我的作品也只能素燒起來，等待有朝一日能穿上彩衣。

這期間我翻閱中國美術史內象徵神靈的青龍、白虎、朱雀及玄武，通稱四靈的吉祥獸。



(三) 玄武

我選擇玄武作題材，藉以提昇作品的困難度。向來我的作品體積很小，這回想用玄武試做大一些作品來考驗自己。第一個玄武做得太簡單，龜身的紋路不曾表現，顯得很單調，決定再重作一個。第二個玄武看起來較有模有樣，但是不能確定能否素燒成功，所以先拍照起來。果真在素燒時爆裂成好幾片，開窯的剎那很吃驚的呆在那兒，心裡想的是不捨，但是理智也同時告訴我自己，我要面對的問題來了。我知道那些交趾陶大師們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有今天的成果，是我要檢討缺失的時候了。這一次爆裂燃起我重新再塑一個的念頭，當我能克服土的頑劣性時，才能駕輕就熟的做我想做的造型。於是我鼓起勇氣塑第三個玄武。當第二個玄武在開窯之際，也同樣遭到爆裂的命運時，我的心涼了下來。那一夜，我輾轉難眠，腦子裡全都是爆裂的殘片。有幾天的時間裡，我害怕走到工作室，因為不知道要用什麼心情面對。

待心情稍稍平復之後，我鼓勵自己再度出發。我懷抱著「我不相信我做不出來」的信念，重塑第四個「玄武」。當它完整無缺的出窯時，我如釋重負的吐了一口大氣，內心的喜悅無以倫比(照片三)。85年這年就在一個接一個製作玄武的過程中流失了。

在圖片上龜、蛇結合的玄武是蛇纏繞龜身，以土塑造總覺得不討好，幾度苦思如何將



(四) 元龍鼎



(五) 小祥獅

龜、蛇做適當安排而不得其解。適時林恍沂生在嘉義市文化中心展出交趾陶作品，當中有一玄武造型，將蛇自行盤繞在龜背上，我除了讚嘆他的巧妙安排外，他如法炮製。「玄武」爲了能兼做實用性，龜身內足中空設計，底部有透氣孔，盤繞的蛇身兼做蓋子的把手，龜身內可放置薰香，煙則山龍嘴徐徐流出。

玄武又稱龜玄，古人崇敬蛇，原因是蛇爲小龍。敬龜是因爲龜乃長壽動物，龜蛇結合的玄武亦即代表今日台灣民間信仰中香爐鼎盛的「玄天七帝」。玄武代表北方，在五行中爲水。由於連續做凹件玄武的經驗，一時興起再度重塑一較小體型的「元龍鼎」(照片四)，取其秀氣且搬運容易。

至於「小祥獅」(照片五)的製作，只是想考驗自己刷毛的功夫。在陶藝班認識的兩位年輕朋友，對交趾陶很感興趣，但看老師們工具



(六) 獨角獅



(七) 和樂融融



(八) 十二生肖



(九) 雙龍燈飾

都是自行打造;無論粗細、曲度、鈍利皆備，異常獨特。因此他們自己敲打，造出幾支自認合手的工具，也送我幾支。此時我想再度面臨第一件作品的窘態，選擇做有刷毛的獅子自我挑戰。經驗的累積下，我對上的拿捏也比較純熟，獅子身上的刷毛終於順利完成。小兒子非常喜歡這樣造型，問我能否送他?我答應作為以後他的傳家之寶。其後又做了一對，在86年嘉義文化中心聯展後，將他送給文化中心典藏。有了這對小祥獅之後，才發現我對獅毛處理不佳，獅毛往上翹，沒附著在獅背上，樣子雖好看，但獅毛容易斷裂，不能放在手中把玩。也因此促使我再做一對「獨角獅」(照片六)，改進刷毛黏貼的缺點，讓欣賞者能拿在手上把玩。

傳統交趾陶的創作內容，大致是祥獸、神話傳說及民間故事等，與現代人的實際生活，

有很大距離。幾個要好朋友建議我，能否作些與現代生活相近、熟悉的作品?基於這樣的理念，以圓為出發點，做出一群如一家人的雞;有公雞母雞的卿卿我我;有小雞的爭食蚯蚓;有相互談天或各自覓食等情景，反映出中國人講究的家庭「和樂融融」的景象(照片七)。

圓形的雞很討喜，先生也給了我一個建議：仍用圓為出發點，試做一組十二生肖如何?以十二生肖為題材的藝術品種類很多，我們想設計出能放在手上把玩，造型簡單，能感受釉柚藥的柔美光滑，又不容易損傷的「十二生肖」(照片八)。其中如龍、蛇屬於長條形的動物，為了讓他們成為較圓體造型的設計，還真煞費一番苦心。

為了86年4月嘉義文化中心的交趾陶聯展，我陸續將幾件完成素燒的作品穿上色彩的新衣(綿羊、玄武、小祥對獅、十二生肖)。我先生



(十) 五福臨門



(十一) 狻猊



(十二) 螭吻

研發的釉色到此也頗有一番成果。作品上釉之後，讓我們雀躍不已，我們第一次嚐到用自己的釉上在自己的作品上。在展出期間，我非常在意我們釉色的表現到底如何？在此特別感謝呂俊宏先生誠懇的賜教。他告訴我，我們的釉藥太薄，應該厚一點，才能使作品有晶瑩剔透的感覺。經過他的指點，使我們意識到釉色的缺失。我們藉此生平第一次展出的機會，當成試金石，無論造型或釉色，都需要經過前輩眼光的試煉，才能提昇自己的品質。他如此寶貴的意見，使我先生能有個正確方向，修正他的釉藥配方。造型設計上反而是綿羊家族及十二生肖很受歡迎，由此可見，大家還足喜歡接近自己熟悉的事物。

早期的交趾陶多用在寺廟建築的裝飾，今天跳脫為一般民間收藏的藝術品。我一直思考如何將這藝術品，不怪止於收藏，同時也可以成為生活的一部份，因此創作出不失傳統的圖紋，也兼其實用與觀賞價值的「雙龍燈座」（照片九）。我將它放置於客廳的一隅，是我第一件每天都可以使用的作品。

先生是個孝子，幾次敦促我做一香爐送給婆婆。想到她長年吃素念佛，送她香爐非常合適。即興拿捏，適逢虎年，遂做雙耳提爐。雙耳以蝙蝠的簡化圖型代替，另二隻蝙蝠貼於爐壁，蓋子把手做一小老虎蹲臥的姿勢，取蝠、虛的諧音為福，命名為「五福臨門」，討吉祥之意（照片十）。

今年我接觸到龍生九子系列，非常喜歡狻猊的造型。在各機場設置的販售部門亦有陳列。看了地想嘗試這樣的造型，於是有「狻猊」作品的產生（照片十一）。狻猊形似獅子，性好煙，這隻逗趣活潑的狻猊，頭部是可以掀起的，內部中空，可當成香爐，嘴部有細孔，煙可由此緩緩出來，是具有實用性的作品。

第二個龍生九子系列我選擇「螭吻」。他屬龍首魚身。舊時宮殿的階柱，或器物上面都雕有這種形狀，看起來典雅，很有傳統美。此作

品參加87年第四屆桃城美展，得到設計及立體類人選(照片十二)。

算來我是交趾陶界的新手，在機緣促使下投入交趾陶的領域，同時也帶動先生走進釉藥的境界。我們願意相互切磋，把交趾陶注入不一樣的生命，設計及做出較符合現代化觀念的作品。

交趾陶在文建會的推動下，在嘉義地區逐漸形成風氣，交趾陶創作者也各展現不同風格。以往對交趾陶的批評是空有技巧，而無創意，現今我發現不再是這樣的局面。傳統的交趾陶多牛在吉祥避邪、神話傳說的範疇上，但個人對於交趾陶未來創作理念，則希望朝生活化與鄉土化的方向走出自己的一條路。在回顧優良傳統的同時，兼顧展現現代化的創新，以期讓交趾陶在嘉義地區更發揚光大。

(本文作者係銘傳商設科畢，現從事交趾陶創作)
